

在点滴生活中读懂新中国

本报记者 史冬柏

还原到生活本身

提示
一个国家的发展史,以不同视角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而从百姓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流行变化切入,进而透视整个社会的成长史,不仅以小见大,而且鲜活可感,不失为一种有益尝试。《中国生活记忆——追梦进程中的百姓民生》一书,正是自觉运用这种写法的成果。“平凡往事追忆旧时苦乐,点滴民生见证大国崛起”,封面上这句宣传语既道出作品主题,也提示了写作手法。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细心品读这样一部“史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间。

折射出时代变迁

放下这本书,难免感慨一句:“真快。”
真快,是社会发展的速度快。时代确实快步甚至是跑步地往前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二者同频共振,以辩证的形式向前演进。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变迁,深刻见证了中国社会发生的沧桑巨变。从保暖到好看,从吃饱到吃好,从有房住到住楼房,从自行车到私家轿车,今天的人们早已不再为吃穿发愁,智能手机、电脑、汽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反思于精神成长

物的演化史也是精神的演化史。作者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一幅有形之物的图画,也是思想观念和社会意识的图景。几乎物质层面的每一个“第一次出现”、物质生活水平的每一次跃升,都伴随着精神世界的碰撞、思想文化的更新。换言之,生活史本质上是一部文化史、精神史。在本书中,作者立足衣食住行又不囿于此,进一步触及百姓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文化生活。

貌以及内在包含的冲突和张力,即使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于勤劳勇敢、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民来说,那些与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鸡毛蒜皮”,恰恰成为一个个不同年代最为鲜明的标注:上世纪50年代的“列宁装”“布拉吉”和粮票,60年代的筒子楼、弹弓子,70年代的样板戏、小人书、喇叭裤,80年代的迪斯科、大哥大,90年代的“菜篮子工程”、股票、超市,本世纪00年代的唐装、蜗居、动车组,直到10年代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打车软

件、微信红包……本书如同一份“生活清单”,又好似一部“民生词典”,详尽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个年代的民生关键词,立足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变迁,选取的都是那些最能触动人心的与生活有关的点滴小事,进而勾勒出中国人的整体生活样貌和社会进步史。

往事并不如烟。不同年代的人有着不同的记忆,这些记忆相互交织,既成为个性化的东西,又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如果说阅读严肃的大部头史

力量逐渐释放,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变化,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人们开始关注股市,财富积累凝聚人心;直到一脚跨进新世纪,人们的个性化要求更加突出,衣食住行方面可以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由此,“时代”一词不再抽象和宏大,而是显得如此切近而细腻,充满温度。
真快,而且真好。真好,不仅表现为人们拥有和使用的事物在不断提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而且体现在伴随着衣食住行而变化的社会观念上。作者没有回避生

活中不尽美好的一面,比如“我爸是李刚”等各种奇葩现象,但每一个“扶不扶”“伤不起”带来的短暂阵痛后,我们都看到社会进步的契机和转折,正如作者在描述21世纪10年代社会道德现状时所说,“但随后,‘正能量’一词忽如一夜春风来,迅速流行全球。网友们用‘正能量’激励自己也鼓励他人,表达对美好世界的憧憬与渴望。随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公布……”

今天,快的脚步也许稍有放慢,可对美好的追求始终不变。

民日报》这样报道:“自今年大年初一上映以来,截至2月20日,国内票房已突破4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8500万……”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任重而道远。

急速迭进的时代图景频繁变换。回头看,70年却已是沧海桑田。也许,在书中读到的不少事物已被贴上“过时”的标签,可人们也常说,不要因为走得太大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正如作者所言:“革

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上繁初一上映以来,截至2月20日,国内票房已突破4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8500万……”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任重而道远。

急速迭进的时代图景频繁变换。回头看,70年却已是沧海桑田。也许,在书中读到的不少事物已被贴上“过时”的标签,可人们也常说,不要因为走得太大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正如作者所言:“革

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上繁初一上映以来,截至2月20日,国内票房已突破4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8500万……”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任重而道远。

急速迭进的时代图景频繁变换。回头看,70年却已是沧海桑田。也许,在书中读到的不少事物已被贴上“过时”的标签,可人们也常说,不要因为走得太大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正如作者所言:“革

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上繁初一上映以来,截至2月20日,国内票房已突破4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8500万……”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任重而道远。

急速迭进的时代图景频繁变换。回头看,70年却已是沧海桑田。也许,在书中读到的不少事物已被贴上“过时”的标签,可人们也常说,不要因为走得太大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正如作者所言:“革

命的激情,心中的理想,引领着上繁初一上映以来,截至2月20日,国内票房已突破40亿元,观影人次超过8500万……”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任重而道远。



《中国生活记忆》一书,正是自觉运用这种写法的成果。

论藏书谁不羡慕茨威格的近水楼台

冯立君

途中用自己的手将自己定格在“流亡”上,遂毒自杀。纳粹粉碎了太多思想家的玫瑰梦,茨威格也一样在劫难逃,他活在辉煌的“昨日”文明里,却走了一条和本雅明同样的路。本雅明的遗憾是没有圆满地回忆自己的年华,却笔力雄健地论述了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而36岁的茨威格在几近自传的《昨日的世界》里发出如下感慨:“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去了多少,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这个世纪会成为我们的世纪,成为世界主义即将到来的时代。”

二三十年前,舒芜先生在读了茨威格

《昨日的世界》后,写下洋洋洒洒的一篇文章,历数茨威格与文化名士的交往,以及他富有的收藏和对战争的看法。在藏书、藏书的情怀里,谁不艳羡茨威格的近水楼台?茨威格60岁就自杀了,真可惜,他收藏的那些作家与作曲家的手稿、文献不知下落如何,让人惦念。”古剑先生如是对我说。是啊,罗曼·罗兰、纪德、里尔克、罗丹、叶芝、萧伯纳、房龙、乔伊斯、弗洛伊德、施特劳斯、列宁、高尔基……这些文化名人,奥地利萨尔茨堡卡普齐纳山的宾客登记簿上,茨威格留下了多少令人无比惊叹和渴望不及的文化逸事。

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许多人开始论证李清照不曾再嫁,以至于关于李清照是否再嫁的论争持续了几百年,近年方休。事实证明,过度注意易安词与李清照本人生平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靠的。

一方面否定将词作为李清照生平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艾朗诺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李清照现存其他体裁的作品上——主要是诗文,而这些作品可以提供李氏生平更真实的史料依据,其中《金石录后序》是最典型、最综合的回忆录,这正是“知否知否,诗文如镜鉴清照”。“后序”以收藏事业的聚散兴衰为载体,回忆了夫妻二人的人生经历,其间既有“赌书消得泼茶香”的少年夫妻“不知愁滋味”,也有历经国破家散人亡“识尽愁滋味”后淡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

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均出身世家,李父绝非是苏轼弟子,李母王氏出身相门,更是秦桧妻子王氏的姑母。赵父挺之数度拜相,与蔡京、苏轼、黄庭坚等人屡有齟齬,赵之外祖父郭概被时人誉为“慧眼挑婿”,除挺之外,诗人陈师道亦是其婿,也就是陈师道是赵明诚的姨父。如此家世,恐怕更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顾盛两家之上。与顾盛家族不乏“老斗”类似,赵李婚后不久,李格非列名“元祐党人”被贬广西,易安未能得到时任宰相的公公援手,曾有诗“炙手可热心可寒”,无疑炙手可热的是公婆,寒心的是自己。

李清照46岁丧夫,49岁遭遇

改嫁离婚风波,不但失去朝廷“命妇”身份,遭遇牢狱之灾,而且留下聚讼纷纭的“逸闻”。这一切在词作中很难寻觅迹象,但在其《投翰林学士慕容礼自》中有详细的记载,“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狙佞之下才。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张汝舟骗婚李清照,覬觎其手上从亡夫处继承来的收藏,婚后未达目的又被易安识破真相,遂行家暴。按当时律令,李清照无法以此为由寻求离婚,只好控告举报张汝舟科举舞弊,官司的结果是张被免职流放,李入狱。其时赵明诚表兄湖州刺史李元,经其斡旋,易安入狱九天后获释,这封信就是李清照的致谢函。赵明诚死后,李清照遭遇过多次窘境,施以援手的慕容礼和谢克家都是赵明诚的表兄弟,有的学者据此讥讽其时已任高位的秦桧夫妻对亲表妹李清照漠不关心,其实不止秦桧夫妻,也没有证据表明赵明诚的两位亲兄长存诚、思诚对弟媳易安有何关怀。就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顾盛两家,又如《红楼梦》中贾王薛四家,家族大了,关系必有亲疏,而关系之亲疏与血缘之远近却并无多大相干。

幸运的是,李清照晚年重获“命妇”身份,屡次参加皇家典礼,有其文章《皇帝阁春帖子》《贵妃阁春帖子》为证,老来命运平稳,73岁卒于杭州。

李淇的这部新作,算得上中国原创长篇小说的开年重要作品,这不仅因为它耗费了作者13年心力、篇幅达85万字,还缘于此作在叙事方式、结构设置、知识信息引用乃至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群像塑造、精神世界揭示等方面的成熟气象和非凡“野心”。济州大学筹备成立儒学研究院,旅居海外的儒学大师即将回国定居,围绕着这两件大事,主人公应物兄与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主要是学术界、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渐次登场,情感、人性、思想、利益纠结在一起,铺展出当代中国知识界众生相,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今天,世界各地都有“鸟人”一族,热衷于到野外观察鸟类。但这一爱好的历史却不算悠久。从史前到18世纪末,人类只是在“看鸟”而非“观鸟”。本书把“现代观鸟之父”的名号给予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年)。怀特以《塞耳彭自然史》一书享誉自然文学史,他观鸟的方式、对待鸟的态度对后世“鸟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作者以17个关键词结构本书,追溯了历史上人类是如何对待鸟类的,讲述了近代以来观鸟运动的兴起,再现了观鸟如何由一种个人消遣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鸟人”“鸟事”,趣味十足。

知否,知否,诗文如镜鉴清照

张永涛

昨夜三更雨,今朝一阵寒。海棠花在否,侧卧卷帘看。”显而易见,李词之“青”出于韩诗之“蓝”,但读韩诗时,绝不会有人认为是自传式写作,原因在于性别。诗歌有一种代言体写作,宫怨闺怨一类主题往往都是代言体,韩偓的《香奁集》里收录的就都是这种诗,这种写作传统在词里更加发扬光大。男性作者的代言体,读者不但不会误解,反而总能敏感地寻求其中的寄托,比如王昌龄《长信秋词》“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明显是以班婕妤居冷宫寄托士大夫坐冷板凳的自怜自艾。但到了女性作家尤其是李清照这里,粗心的读者想当然,细心的读者寻章摘句抽丝剥茧,总要为每一首词安上作者的本事,这对李清照是不公平的。

李清照写过一部《词论》,对前辈苏轼、王安石等的词作颇有微词,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她的清代同乡王士禛尊她为“婉约之宗”。李清照认同并致力呈现的婉约风格恰恰是代言体写作的典型风格,我们不能否认易安词中有自传的因素,但同样也不能否认女性作家也可以娴熟地进行代言体写作。像《如梦令》化用成句写作的例子,艾朗诺的书中举了很多,再如《一剪梅》“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对范仲淹《御街行》“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的化用,艾朗诺并非认为李清照“为文造情”,在不具备词中情怀的情况

下硬是拿前人成句来练笔,他反对的是那种千方百计为每首词明确年代,甚而索引出某年某地因某事某事而创作的做法。纵观李清照之前的男性词人,尽管苏轼乐于将个人生平投射到词体之中,热衷于在文学中记录他生活的点点滴滴,但同时也有更多词人——如晏几道、贺铸或周邦彦——总体上在词中隐匿了他们生平的行迹,同时他们的传记也极为模糊。后世的学者与读者基于“知人论世”的传记型解读方法,希望从他们的文本中重新发现女性。她的诗词天分从属于她的婚姻、她的妻子身份,以此化解她超越男权秩序的尴尬。人们认为,她的再嫁令她蒙羞,因此晚年不幸是对她的惩罚。明清时期,李清照的形象又发生了变化。女性写作兴起,李清照成为偶像,但是明清时期女性的贞洁被置于更重要的地位,李清照的再嫁成为巨大的道德污

点。为了调和这样的矛盾,许多人开始论证李清照不曾再嫁,以至于关于李清照是否再嫁的论争持续了几百年,近年方休。事实证明,过度注意易安词与李清照本人生平之间的联系是不可靠的。

一方面否定将词作为李清照生平的直接证据,另一方面艾朗诺将大部分注意力投入到李清照现存其他体裁的作品上——主要是诗文,而这些作品可以提供李氏生平更真实的史料依据,其中《金石录后序》是最典型、最综合的回忆录,这正是“知否知否,诗文如镜鉴清照”。“后序”以收藏事业的聚散兴衰为载体,回忆了夫妻二人的人生经历,其间既有“赌书消得泼茶香”的少年夫妻“不知愁滋味”,也有历经国破家散人亡“识尽愁滋味”后淡淡的“当时只道是寻常”。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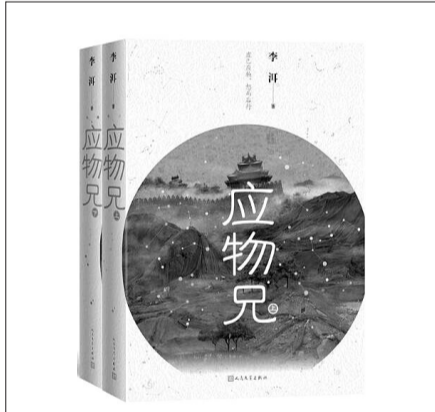
在每一本好书里静等春暖花开

温和煦。
远远望去,树上的枝条已现出柔软,夜里也不似年前那般寒凉了。此时,会不无意地想起日本作家清少纳言《枕草子》里的描述:“春天是破晓的时候最好。”
那一刻,刚好可以翻开书,因为,终会有光芒照亮你。
本期书单,踩着春光来了。我们在《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费孝通对现代的思考》里梳理费孝通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群像塑造、精神世界揭示等方面的成熟气象和非凡“野心”,也在《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中,追溯历史上人类是如何对待鸟类的,以及近代以来观鸟运动的兴起。
这么多的好书,足够你静等春暖花开。



《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

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家费孝通的早期著作《乡土中国》与《江村经济》,是基于“从实求知”的田野调查经验对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做出的结构性分析,也被视作人类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本最新出版的《美好社会与美美与共 费孝通对现代的思考》则是晚年的费孝通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对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区域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索成果,也是费孝通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此外,费孝通还在本书中自剖了研习人类学的初衷。



《应物兄》

李淇的这部新作,算得上中国原创长篇小说的开年重要作品,这不仅因为它耗费了作者13年心力、篇幅达85万字,还缘于此作在叙事方式、结构设置、知识信息引用乃至对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群像塑造、精神世界揭示等方面的成熟气象和非凡“野心”。济州大学筹备成立儒学研究院,旅居海外的儒学大师即将回国定居,围绕着这两件大事,主人公应物兄与他身边形形色色的人物(主要是学术界、高校、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渐次登场,情感、人性、思想、利益纠结在一起,铺展出当代中国知识界众生相,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

今天,世界各地都有“鸟人”一族,热衷于到野外观察鸟类。但这一爱好的历史却不算悠久。从史前到18世纪末,人类只是在“看鸟”而非“观鸟”。本书把“现代观鸟之父”的名号给予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年)。怀特以《塞耳彭自然史》一书享誉自然文学史,他观鸟的方式、对待鸟的态度对后世“鸟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作者以17个关键词结构本书,追溯了历史上人类是如何对待鸟类的,讲述了近代以来观鸟运动的兴起,再现了观鸟如何由一种个人消遣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鸟人”“鸟事”,趣味十足。